性理奥

四之六

共四冊

前何於坂書架上翻經檢閱忽
得此部先生朱林活意造細閱一
遍頗曉確為明刻現存書籍無
一部是澤印求之家藏之板為
不可得況宋元明之善本乎

河圖洛書相爲經緯
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二圖要參互呈見

新鐫性理奥卷之四

始寧印趨丁進纂　弟人王丁遐訂

易學啓蒙

劉歆云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陳潛室曰經言其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互爲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爲正洛書爲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爲正而河圖又爲變二圖雖縱横變動要只是參互呈見此所以謂之相爲經緯也表裏之說亦然伏羲之畫卦其表爲八卦而其裏固可以

各因一事以垂
法後世
曆紀之數肇於
此
四字該盡河圖
之數
位數所以不同

爲疇大禹之叙疇其表爲九疇而其裏固可以爲
卦但當時各因一事以垂法後世耳
邵子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
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胡玉齋曰相得則
取其奇偶之相爲次第辨其類而不容紊也有合
則其奇偶之相爲生成合其類而不容閒也相得
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
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
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

朱子特各舉所重

尊陽之義昉於此

洛書以奇數爲主

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胡玉齋曰河圖數十十者對待以立體故爲常洛書數九九者流行以致其用故爲變常變之說朱子特各舉所重者爲言非謂河圖專於常有體無用洛書專於變有用無體也　胡玉齋曰陽大陰小陽饒陰乏故陽得用全而陰唯用半其尊陽之義實昉於此矣　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爲五者亦

三同二異

陽不可易而陰可易

三者之位數同

二者之位數異

具五奇數之象焉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圖書之一六皆在北三八皆在東五皆在中三者之位數同也圖之二七在南而書則二七在西圖之四九在西而書則四九在南二者之位數皆異也陽不可易專指一三五陰可易統指二七四九成數雖陽指七九固亦生之陰指七爲二生數之陰九爲四生數之陰也二四以生數言屬陽以偶數言則屬陰不得謂之陽矣故可易七九以奇數言屬陽以

主客君臣

河圖相錯之說尤佳

皆以陽爲尊
圖書之數多寡

成數言只可爲之陰矣故可易 中央之位既爲五數之象矣然其爲數也若何益中者爲主外者爲客正者爲君側者爲臣各有條而不紊也

董銖曰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爲生成也朱子曰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說尤佳

胡玉齋曰在圖者陽生陰生在書者陽奇陰偶而皆以陽爲尊也其圖書之數多寡何不同也曰河

不同

皆以五居中

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然必皆虛其中也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其皆以五居中者蓋參天兩地而起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

河圖以生出之次言則始下次上次左右以復於中而又始於下也以運行之次言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北左旋一周而又始於東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次東次中次西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

變化無窮之妙

默契聖人作範之心

金克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水也是亦各有說也　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互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其大禹則之作範也未必拘拘於書之位次以定疇之先後然自一至九之數實有以默契聖人作範之心　洛書而虛其中亦太極也奇偶各三十亦兩儀也一二三四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亦四象也乾坤坎離四方之正兌

洛書亦可以爲八卦

九疇之子目

見得前賢所未到

見得聖人一部易

震巽艮四隅之偏亦八卦也胡玉齋曰洛書亦可以爲八卦也正此謂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洛書固可爲易而河圖亦可爲範矣九疇子目者五行五五事五八政八五紀五皇極一三德三稽疑七庶徵十福極十一總五十五也

朱子曰某一生只看得大學啓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看得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

看兎亦可畫卦
聖人取神物之至
天地一氣流行
造化貴陽之大義
聖人扶陽之至意
先天心法
萬化萬事生於

皆假借虛說之辭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兎亦可以畫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者耳

胡玉齋曰朱子嘗言天地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體統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聖人言乾以君之造化貴陽之大義聖人扶陽之至意昭昭矣　圖從中起先天心法也心爲太極而萬化萬事生於心圖之中亦爲太極而儀象卦生於中矣

心

日門月門

極贊坎離功用之大

先天主乾坤坎離之交

後天主坎離震兌之交

易道大成

翁思齋曰卯爲日門太陽所生酉爲月門太陰所生不但日月出入於此大而天地闔闢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所以極贊坎離功用之大也

朱子曰先天主乾坤坎離之交其交也將變而無定位天時之不窮也故曰應天後天主坎離震兌之交其交也不變而有定位地方而有常也故曰應地 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矣若於其上各卦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七畫者百二十八

焦貢易林變卦之數

開卷第一義

易之心髓全在此處

矣七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爲八畫者二百五十六矣由是推之九畫十畫十一畫之上又各加一奇一偶則爲十二畫者四千九十六矣此焦貢易林變卦之數葢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若自十二畫至念四畫未知所窮也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始知先天之學而得其說謂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至坤八之序皆本於此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

明道一言以蔽之

發明孔子之言最切要

此一義先儒未曾發

康節之餘事

也明道以爲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至於七八九六之數因一二三四便見六七八九老陽位一便含九少陰位二便含八少陽位三便含七老陰位四便含六數不過十唯此一義先儒未曾發先儒但說中間進退而已

黃端節曰陳瑩中云先天之學以心爲本其在經世者康節之餘事耳又云聞先聖之幽微先天之顯不在康節之書乎然則朱子以前表章尊敬此

了翁爲有見

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

圖者了翁爲有見也

蔡西山曰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乃天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萬物正性命於天地也生蓍以分二掛一爲體揲四歸奇爲用立卦以奇數爲體策數爲用在天地則虛其一而用四十九在萬物則又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

家禮

朱子曰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

自家日用之常體
紀綱人道之始終
朱子爲一家之書
孔子從先進之遺意

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習有素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一日不講習焉者愚嘗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敷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

寓愛禮存羊之意

家禮大義所係

開業傳世之本

冠所以責成人之禮

楊復曰先生家禮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係祠堂一章合在祭禮篇今以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世之本也

冠禮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女子許嫁笄必父母無朞以上喪始行之

司馬溫公曰古者二十而冠皆所以責成人之禮蓋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

冠禮不可不重

禮不可不重也

程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或欲如魯襄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事十二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可以成人望之也徒行此節文何益

徒行節文何益

昏禮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昏者無朞以上喪乃可成昏

家語魯哀公曰禮男子三十有室女子二十有夫豈

禮言其極

不晩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可過也
司馬溫公曰凡議昏姻必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爲不肖安知異日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鮮有不輕其夫而傲舅姑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又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婚亦有指腹爲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見有惡疾或家貧凍餒喪服相仍或從宦遠遊遂致棄信負約速獄

終身無悔

子孫所當法

攝盛

古人重此大禮

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曰吾家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身無悔乃子孫所當法也

黃瑞節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大夫之贄矣

程子曰昏禮不用樂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

喪禮

溫公曰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山水形

悖禮喪義無甚於此

惡乎齊

廉范千里負葬郭平自賣營墓

勢以爲子孫貧賤富貴壽夭盡係於此而其爲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紛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棄捐不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禍福爲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利耶悖禮喪義無甚於此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之何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哉昔廉范千里負葬郭平自賣營墓豈待豐富然後

季子合禮

葬其親哉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苫枕塊蓋憫親之未有歸也世又有客死焚柩而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斂而藏之殘毀他人之屍律猶不赦況子孫乃背謬若此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於地可也　古人有大勳德其葬有豐碑以下棺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降及南朝復有誌銘埋之墓中隋文帝於秦王俊薨府僚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

徒與人作鎮石

季札墓豈在多言

五患不得不謹

碑爲徒與人作鎮石耳今旣不能免依其誌文但可直叙鄉里世家宦簿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石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也

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

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稼所及也

檀弓曰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喪大記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而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喪制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行事者扶而起言而後行事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凡此皆古禮今之

古禮當量力而行

程子最爲得祭祀之本意

張魏公贈謚告廟爲得體

賢孝君子所當量力而行者也

祭禮

朱子曰程子之言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　焚黄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張魏公贈謚只告於廟疑爲得體

律呂新書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

珠不出盤

古人已試成法

猶有存者爰及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而和峴胡瑗
阮逸李照范鎮司馬光劉凡楊傑諸賢之議終不
能以相一也季通乃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
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予嘗
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
合附會之說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
雖多出於近世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
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徑圍之數則漢斛之積分
可攷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

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國家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不待乎後世之子雲知好之矣

律呂本原

黃鍾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按天地之數一三五七九爲陽二四六八十爲陰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

黃鍾聲氣之元

度量權衡於是受法

十二律繇是損益

徑圍之分以十爲法

相生分釐毫絲以九爲法

數具於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謂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二律繇是而損益焉

黃鍾之實

或問徑圍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爲法何也曰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一而立也全數者即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爲九即十取九者體之所以立所

黃鍾全數

以定鍾聲約十爲九者用之所以行所以生十二律也

黃鍾之律

宮聲八十一　商聲七十二　角聲六十四　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按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夘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

陰從陽自然之理

三分損益

止於五

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鍾南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數不可行此聲之所以止於五也

候氣

分别各有條理

聲之所以中律

律致中和之用

中聲中氣

陽升之數自子至巳差强在律爲尤强在呂爲尤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尤弱在呂爲差强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别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聚殃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雷霆細而蠛蠓無非聲也易則無不備也律則寫其所謂黃鍾一聲而已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鍾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

聖人一天人贊化育之道

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度量權衡

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於黃鍾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

黃鍾爲萬事根本

黃鍾之宮可以生律

重也生於黃鍾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故國朝會典曰黃鍾爲萬事根本

班固漢前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於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此皆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

律呂有可求之理

黃鍾始於聲氣之元

古人制作之意

正而十二律定故張子曰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知之

太史公曰黃鍾始於聲氣之元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照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吹以考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

漢志曰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風監八方被八

人終天地之功

同心一統之義

黄鍾至尊無並

以管候氣

荒以人終天地之功

漢前志曰黄鍾爲宫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吕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黄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宫者則其和氣之律有空積忽微而不得其正此黄鍾至尊無並也

隋志後齊曹叅軍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

牛弘不能對高

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盛則一扇自動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後高祖遺毛爽等候節氣依古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於地中實以葭莩之灰每其月氣至於律冥符而氣應有早晚飛灰有多少高祖異之以問牛弘對曰飛灰半出為和氣全出為猛氣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日別而月異也今十二月於一歲之內應用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甚也弘不

之驗

律者陽氣之動

古人三五以存法

能對高祖之驗

按律者陽氣之動陽聲之始必聲和應聲然後可以見天地之心今不此之先而乃區區禾黍之縱橫古錢之大小亦難矣然一黍之廣爲分故累九十黍爲黃鍾之長積千二百黍爲黃鍾之廣古人叅三五以存法也

性理奥卷之四 終

妙存乎人之自得

新鐫性理奧卷之五

始寧印趨丁進纂　弟惟喬丁遷訂

洪範九疇

蔡九峰自叙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象成於二二而四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余所言者數也其妙則存乎人之自得爾

內篇上

生生之理無窮

動靜可求其端

君子成德之終始

學道知序則幾

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　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終始也是故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序也分於至微等於至著聖人之道知序則幾矣

真知真見

誠則爲其所爲

水寒火熱

萬事善于虛明
聖者數之通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爲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爾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物窒而理虛暗窒而明虛萬物生於虛明而死於窒暗也萬事善於虛明而惡於窒暗也虛明則神神則聖聖者數之通也

仁義禮知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貌

君子貴同而賤獨、
極建則大本立
極明則大用著
人心至靈
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
存心莫善于敬、
進斈莫善于知
禮義萬化之門

思者形氣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
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極建則大
本立極明則大用著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
矣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
矣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
得矣存心莫善於敬進學莫善于知二者不可廢一
也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耶東北萬物之所出也

養身養民
聖人得之天下和平

君子所不繇不爲不言

萬化之机軸

出則育命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火之克金水之王木出入循環生尅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

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而後可與言數非禮之道佛老之道也非禮之治荒唐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枝也君子所不繇不爲不言也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知交際萬化之機軸也

智則翕聚仁則發散而仁智之間正東生萬物所出之地故曰萬化之機軸

君子立政以俟時

聖人因理以著數

數者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

君子時之爲貴

內篇中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中人以上達于數者也中人以下囿於數者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以敎天下後世也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未行則敬以行之　君子時之爲貴時止時行時晦時明萬夫之望

動之以天

聖人自妙于無爲

君子居正而吉

天地無心于閑

義之所當爲而不爲義之所不當爲而爲者俱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侮非義而占謂之欺虛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有不謀也而用無不成誠之至焉神可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守之疇曰聖人無俟於守而自妙于無爲賢人有俟於守而不能以不爲衆人喪其所守患得患失之心生焉蹴爾嘑爾之恥亡焉是以君子貴乎居正而吉也　閑之疇曰天地無心于閑而自發于春夏聖人無俟於閑而誠自無

聖人順時而能改移

不存衆人必力於閑邪斯存其誠閑之又閑以至于無俟閑存之又存以至於無俟存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以明誠其賢誠明其聖故賢希聖聖希天

移之疇曰日月得天而能推移寒暑得時而能變移聖人順時而能改移君子知幾而能退移移之時義大矣哉

內篇下

溟漠之間兆朕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于上山岳川澤奠于下數之

經天緯地

九職任萬民

九式節財用

九兩繫邦國之

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叙以五倫數之教也分天爲九野別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八陣制兵九州禁奸九寸爲律九分造曆九筮稽疑九章命筭九職任萬民九賦歛財貨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圜法九服辨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治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田九里制城

範數與三聖同功

理只是潔淨空濶底世界

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

九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皆數也故蔡西山云蔡氏範數與三聖之易同功

理氣

朱子曰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但理只是潔淨空濶底世界無形迹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所謂理與氣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

二者常自相依
聖人以和召和
太極本無體用之分
萬理同出一原
萬理統會之名

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故二者常自相依　竊疑氣雖不同然聖人在上以和召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

太極

吳臨川曰太極本無體用之分當其靜也太極在其中因以爲太極之體及其動也太極亦在其中因以爲太極之用

眞西山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統會之名有理卽有

萬物萬事皆原於此
太極總天地萬物之理
氣象可見而不可言
善觀此者必知道
天地莫不有常久之道
所以爲中庸
天地以虛爲德

氣分而爲二則爲陰陽分而爲五則爲五行萬物萬事皆原於此　太極只是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不可離天地萬物之外而別爲之論纔說離天地萬物而有箇理便成兩截去了

天地

程子曰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　天地之化雖蕩然無窮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久之道所以爲中庸也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

虛者天地之祖
天地從虛中來
天地間如洪爐
古今風氣人物之異
西北與東南人才不同
天地安有內外
如魚在水
剛風

祖天地從虛中來　天地間如洪爐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本原之理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哉　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氣有盛衰故也西北與東南人才不同者氣有厚薄故也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了　問天有形質否朱子曰只是箇旋風下輭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爲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

上面至清至明
康節不出此意
天地別無勾當
桃樹李花
兩盤相合
一去便休
屈伸消長乘除
對待之理

淸至明耳　康節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此意者唯恐人於天地間別尋去處故也　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若無心則須桃樹上發出李花他又却自定　天地之形如人以兩盤相合貯水于内以手常常掉開則水在内不出稍住手則漏矣　大鈞播物一去便休豈有散而復聚之氣　許魯齋曰天道常於不足處行將去亦屈伸消長乘除對待之理損有餘補不足人則不能合天道也

南北極持其兩端

天度

程子曰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廻轉也　日之南北雖不同然

近一遠三

秉燭執扇

皆隨黃道而行月道雖不同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月在夘酉之類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相近而日在內而月在外則不蝕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

堯夫立歲差法冠絶今古

學似楊雄

潛虛亦是此意

合璧連珠

畧可見　程子曰邵堯夫立歲差法冠絶今古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盈虧求之遂不差其學似楊雄　或說四廢日朱子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日秋是甲乙日溫公潛虛亦是此意　陳潛室曰曆家推上元太初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巳盡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曆第一日謂之曆元陸象山曰南北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

日月行道之大畧

日月以形相物

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十五度從夏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日月行道之大畧也

天文日月

張子曰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

世俗桂樹白兎之傳

斯言足破千古之疑

聖人側身修行

之差焉星月金水借光於火日陽施而陰受也朱子曰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虧盈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兎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白兎之傳其惑久矣或以日月如兩鏡相照月中微黑之處乃天地形影非真有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　陳潛室曰日蝕月蝕于人事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修行乃可彌也

星辰

五緯五行精氣

轂磑臍

一天四樞

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朱子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之中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磑之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也今曰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磑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能運轉乎

龍車石斧鬼鼓火鞭

聖人復起不能易

雷霆

胡致堂曰天地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恠誕之難信也故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激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或問世人所云雷斧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又問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也曰光之發也唯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

天地間義氣君子窮理之為要

露霜雪雨霧同類

同雲之中則無是矣皆天地間義氣故君子窮理之為要

風雨雪霜霧露

朱子曰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　雨如飯甑不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則為雨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為霧　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何如朱子曰露自是清肅之氣結而為霜其氣不同露滋物而

天地自然之數

天下奇觀

霜殺物也霜雪亦有異霜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異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異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　高山無霜露却有雪某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峯尖煙雲環遶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

陰陽

此理最妙

陰陽升降大節

各有一乾坤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

知聖人之進退

萬物皆本于陰陽

一件去不

程子曰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大抵終始萬物莫盛於艮此理最妙須玩索　一陽未生然而梅發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　朱子曰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　胡五峰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許魯齋曰萬物皆本於陰陽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

得

五行只迭王說盡

盛衰自然之理

然

五行

程子曰五行只古人說迭王字說盡了只是箇盛衰自然之理也人多言五行無土不得木得土方能生火火得土方能生金故土寄王於四時某以爲不然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只是迭盛也　吳臨川曰十干十二支之名立而相配爲六十不知其所始世傳黃帝命大撓作甲子或然也漢之時術家以六十之四十八配周易八

純卦之六爻謂之渾天納甲不過以寅卯二支爲木巳午爲火申酉爲金亥子爲水辰戌丑未爲土而已後世所爲納音者每支五行備而每行周乎十二支餘則否壬癸各二水而四金四木丙丁各二火而四土四水戊巳各二土而四木四火庚辛各二金而四木四土甲乙各二木而四火四水四金焉納甲之五行猶先天之卦納音之五行猶後天之卦也

周子曰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

始形終

五者造化發育之具

五物備然後生

之濕氣以其初動爲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
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爲陽所揜而不得達
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
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
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　以氣之行而言
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各就其中分老
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
中者此五者序各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具
或曰五行一氣也其本一物耳曰五物也五物備

五則不可混而為一

一體載萬物

孔子贊乾德以貞元

孟子論四端不以信

天地只一箇春氣

然後生猶五常一道也無五則亦無道然而既曰五矣則不可混而為一也　朱子曰土為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其間蓋以為無適而非此也

四時

朱子曰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為春氣長得過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盡便為冬明年又

子建冥契先天終坤始震之義

天地中間一佳風水

復從春處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吳臨川曰楊子建以歲氣起冬至者冥契先天終坤始震之義子午冬至起燥金而生丑中之寒水丑未冬至起寒水而生水中之風木寅申起風木卯酉起君火辰戌起濕土巳亥起相火皆肇端於子半六氣相生循環不窮豈歲歲間斷於傳承之際哉

地理 潮汐附

朱子曰冀州是天地中間一佳風水山脉從雲中

前代所以都關中

入關有三道

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山東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於左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領又爲第三四重案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者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爲險　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爲正道一自河南入爲間道一自蜀入爲險道關

有變當兵交之衝

尾閭亦有沃焦之號

天下有三大水

南北咽喉

中雖號天險豈無可入之道第不比他郡傳可長驅而進耳　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爲東南交會處耆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當兵交之衝　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也水流極東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女真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有三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是也　陳潛室曰荆襄爲南北咽

三國必爭之地　古人重其原　此天地之常數　潮汐一　潮汐二

淮在三國爲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塲非帝都也
吳臨川曰天下有原之水河爲第一古人祭川先河後海重其原也
余襄公曰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葢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　馬古州曰朝生爲潮夕生爲汐日太陽也曆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長晦朔弦望潮汐應焉潮汐綠

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潮於寅則汐於申潮於巳則汐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滅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鬼神 祭祀附

張南軒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

六經所稱不越數端

程張之說皆精切

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語其德則誠而已　陳北溪曰程子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云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二說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者見於天地間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屈伸往來自然能如此　真西山曰天之神曰神以造化神妙不測也地之神曰示山川草木有形可見人之神曰鬼鬼神

須識其名義

一氣有感通之理

伯有別是一般道理

子產知鬼神之情狀

萇弘化碧

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　朱子曰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葢其人氣未當盡而强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　萇弘死三年而化爲碧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

陳北溪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

眉批：

真聖賢之遺言

子產得聖賢遺旨

聖人有是言

元城養得此氣剛大

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言也益無一物非陰陽則無一物非鬼神子產謂人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斯言得聖賢遺旨　問鬼神有無程子曰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爲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雲霧晦冥只是元城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　程子曰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

目有不足信

鬼兼天人之能

再生非其常

古人極有深意

與在甚處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其詩亦曰是耶非耶皆所未曾聞見假使實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于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恁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

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魂氣既

仁智合者可以制祀典

天地間公共之氣

天子與天地相關

聖賢功在萬世

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若尸與巳以潔齊至誠相通神無不饗也　謝上蔡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惟仁智合者可以制祀典　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天地間公共之氣否朱子曰天子統攝天地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

古人交神明之道

便是釁龜之意

兩盡幽明之義

文公此語極爲親切

便與他相通。古人交神明之道無些子不相接處。觀古人有釁龜用生血。只有覺龜久不靈用生氣去接續他。古人立尸。便是釁龜之意。陳北溪曰。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圓而盡。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遠而敬。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云。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極爲親切

性命 附人物氣質之性命才

三者未嘗有異

如穿渠引源

後來此議必改

一字有二義

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

聖人因事以制名

程子曰天之賦與謂命稟之在我謂性見於事物謂理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命矣橫渠昔嘗譬命是源窮理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矣　陳北溪曰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於氣　楊龜山曰命天理也性天命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矣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　程子曰性之本謂命性之自然爲天性之有形謂心性之有動謂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不

理一見二

康節數句極好橫渠亦不易之論

四字最爲端的

離此四字不得

是非真妄從此

同耳　李延平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唯性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苟自理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朱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康節這數句極好橫渠心統性情一句亦不易之論　朱子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當靜之時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從此分矣蓋性之爲性天下莫

韓公見譏於明道

諸子中最爲近理

孟子之言有根抵

荀子隔靴爬痒
猶器受光於日

孟子實淵源于夫子

不具焉本無妄也烏得并與其眞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眞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皆雜佛老所以在諸子中最爲近理　張南軒曰性固難言唯善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爲有根抵也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楊子鶻突荀子又所爲隔靴爬痒　程子曰人之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陳北溪曰孔子係辭曰繼之者善孟子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而來孟子夫子非有

張子夫子非有二本

開則達于天道與聖人一

萬物一原異體

三人皆一目別

觀

三人所見各異

二本也　張子曰凡物莫不有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知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呂與叔云性一也流形於外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

營巢養子

告子見闢於孟子

耳此言分別性氣甚明　程子曰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　朱子曰太極動而二氣形萬化生人與物之所同者二氣五行萬變不齊是則所謂異者同者理也異者氣也告子乃欲指氣而遺理梏於其同而不知其異此所以見闢於孟子而集註則以爲以氣言之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非物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貴非物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

自古無人敢道此

程張不易至論

不是性中元有兩物

極本窮源之性

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

極無虧非有我所得私也尚何疑哉程子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道此張子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皆不易之至論也　程子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也孟子只言善正極本窮源之性性猶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濁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少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勇敢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

只是元初水
二之則不是
發明千古未盡之意
如寶珠在清冷水中
季通主張氣質太過
澄濁求清之義

清及其清也則只是元初水矣　朱子曰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未盡之意甚爲有功　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稟之清者爲聖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氣稟之濁者爲愚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蔡季通主張氣質太過言形氣被此生壞了後頭終拗不轉來殊不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義理也龜山澄濁求清之義正

復性可無此患

燈火紙罩

白米赤飯

孟子獨出諸儒

指變氣質之性言　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其始便禀得惡氣自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氣有清濁譬如着些物蔽了發不出如燈火紙罩光依舊在裏面只去了紙便自見光有一般人禀氣清明而行爲不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亦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煑白米則成赤飯　程子言孟子獨出諸儒者以其能明性也　陳了翁云

道學之功大
孔孟言性之異
人貴于能反
學須變化氣質
伊川語意尤密

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　孔孟言性之異畧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　張南軒云人之氣稟雖不同而其本莫不善故人貴於能反所以學者須變化氣質也　朱子曰孟子所謂才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也伊川所謂才是指氣質而言氣有清濁則才亦有清濁也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攷

心

惟觀其所見何如

明鏡止水

聖心與天爲一

懸鏡空中

君實自謂得術

聖賢必不害心病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聖人之心明鏡止水聖人之心與天爲一或者滯心于知識之間故自見其小於是有心小性大之說耳　程子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者却都不察便覺察得是爲害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病　程子

正是剩一助之長

如爲九層之臺

如種下種子

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存三守一

虛心然後能盡

曰今人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助之長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須是大其心使開闊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纔得又曰閱機事之久機心不生益方其閱時心必不喜旣喜則如種下種子　明道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韓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　張子曰虛心然後能

心大則百物皆通

赤子之心與天地相似

搖扇得涼

大學小學相乘之機

心虛則理實

盡心又曰虛心則無外以爲累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　呂藍田曰赤子之心與天地相似　尹和靖曰橫渠云由知覺有心之名若只寂然不動與木石等也只爲感而遂通便是知覺知覺卽心也至於搖扇得涼是知覺也　問覺是人心之本體不容泯滅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于此而自識便不溺于卑污之中自有可進步處故嘗竊疑覺爲大學小學相乘之機不知是否朱子曰然　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

聖人至公至神之化

道心如將

與天地同其大

實字指理無主則實此實字指私　李延平曰心無私主有感皆通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如天地一般自人心而收之則爲道心自道心而放之則爲人心人心如卒道心如將　朱子曰唯心無對故體雖具于方寸之中而其所以爲體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物皆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爲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物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物不行乎事之中

心之所以爲妙全在此
此心澄然
鑑虛衡平
萬物皆有定于中
日常呈露于動靜間
古今人物所同得
與天地相流通
程子形容恕心充拓得去之氣象

此心之所以爲妙也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眞對越乎上帝而萬物皆有定於其中矣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涵純是天理日常呈露于動靜間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蓋通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吾心得全是理亦無一息之不生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拓得去之氣

體用非兩截事

明道伊川所主不同

只有一片空明景界

赤子之心不用機巧

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行之用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　陳潛室曰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不能入伊川言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其所主不同何也蓋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如赤子之心只是真實無偽然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景界此時只可謂之虛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

二者實在其義

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

精一爲理學之要

二言實萬世心學綱要

人心如鏡

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其義　真西山曰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世聖賢授受不同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欲之流耳此精一之功所以爲理學之要也　吳臨川曰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實萬世心學之綱要也　陳潛室曰人心如鏡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只是定而應應而定

心性情

附定性　情意　志氣　志意　思慮

此處最當體認一物分作兩處

性如心之田地心是神明之舍

念慮處皆是情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若以靜處是性動處是心則是一物分作兩處了人心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推廣得來葢天葢地莫不繇此此所以為人心之妙與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心是神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之於心者發於知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明道云禀於天為性感為情動為心伊川云自性

三者未有至當之論
此說最爲穩當
見影知形之意
心居二者之間聖賢一舉兼得橫渠此語大有功

之有形者謂心自性之有動者謂情此性情心三者未有至當之論夫心一也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心包性情者也此說最爲穩當如二程先生之言是性包心情恐記錄者誤耳性不可見觀情之善可以見性如見影知形之意

陳潛室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裡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功夫只在心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謂心統性情此語大有功　程子曰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

反鑑索照

忘怒觀理

明道定性書都不見一箇下手處

都着一毫私意不得

生龍活虎

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明道定性書都不見一箇下手處然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着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爲知止而後有定也不然只是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他不得　朱子曰志是公然主

志伐意侵

顏孟皆以聖人自期

顏孟能立志

聖賢莫不發軔於此

坐忘坐馳

張要伐事的意是私地潜行要發的志如伐意如侵　陳北溪曰顏淵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舜爲法于天下云云如舜而已矣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　真西山曰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如此　程子曰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而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呂與叔嘗

破屋禦寇

虛器入水

致思如掘井

二者只是一事

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橫渠曰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道來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朱子曰知與思二者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

道理德仁

道未始有天人之別

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

論心術無如孟子

見道之大端

這裡須自見得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顏天地人所在而異名耳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唯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今語道須待要寂滅湛靜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所貫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死灰者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槁木死灰却于何處有事孟子發出浩然之氣又曰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自見得

人須于虛中求實

天地中和之至

風動水流

道器未嘗相離

案上花瓶

聖人如影隨形

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　胡五峰曰堯舜與湯文武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爲之者也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也程明道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　朱子案上花瓶正指物有理言　張南軒曰凡一飯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於聖人也　黃勉齋曰自古

致治之盛如一日

都是見道分明

孔子是就造化根源上論

天下善惡皆天理

君子須於異中求同

道理二字亦有分別

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千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

陳北溪曰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都是見道分明故如此說若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是就造化根源上論　程子曰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呂東萊曰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　陳北溪曰道理二字亦有分

觀轉蓬知造車

三者所處不同

一節密一節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靜中皆有生意

雛可觀仁

別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　許魯齋曰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聖人觀轉蓬便知造車亦此類也　或問道德仁三者所處不同陳潛室曰道謂事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謂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一人身上只是一箇物事但一節密一節耳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爲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觀物於靜中皆有生意切脉最可體仁觀鷄雛此可觀仁又曰心譬如穀

仁如穀種

三月不違仁之氣象

聖人元無二語

久之忽有所得

學者所難及

至公便是仁

種生之性便是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　程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尹和靖曰鮑某嘗問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愛人仁之可耳焞嘗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可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唯公可盡之伊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唯公耳人能至公便是仁　李延平答朱元晦書曰來諭以爲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的

此說推廣得甚好

恐推測體認處未精

仁道之立正在於此

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是而已夫流動生機無頃刻停息禽獸亦自如此若以為唯人獨得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若不於此透徹何緣見得本原毫髮之分殊哉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仁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

包攝在此二字

孔門教學者汲汲求仁

糖甜醋釀

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剛柔皆包攝在此二字朱子曰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亦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巳具情之旣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百行皆原於此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仁者愛之理愛是苗理是根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包四德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峰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便是未

春暘醴酒

三言識仁之名義

兩字移動不得

三者方是成仁之事

看大學亦要識此意

見全山也譪乎若春暘之溫泛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的意思程子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知用力之方又謂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施用兩字移動不得然仁畢竟是溫和之物發用時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是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

六字形容親切

晦翁絕口不言

所謂求仁者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陳北溪曰自孔門後無識仁者漢人只恩愛說仁韓子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非之而曰仁性也愛情也至哉言乎上蔡又專以知覺言仁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言仁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己須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方爲仁至文公始以心之德愛之理六字形容之而仁之說始親切矣　陳潛室曰上蔡專以覺言仁所以晦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內　眞西山

孟子明用力之難

學者以矯强自勵

本心螟蟊

聖賢深切為人

求仁自絜矩始明義利之分

曰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以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矯強自勵云耳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蟊正途之榛莽與大學丁寧於末篇孟子惓惓於首章聖賢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　眞西山曰天下至微之物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爲心故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

么荷

上蔡以桃李論仁

唯古聖人之壽最久

四端迭為賓主

如蓮實之中有所謂么荷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故上蔡以桃仁杏仁論仁謂其中有生意纔種便生故也　吳臨川曰天地生物之心曰仁唯天地之心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唯古聖人之壽最久

仁義禮智　誠忠信忠恕

朱子曰四端迭為賓主如恭而無禮節是以禮為主也君子以義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耳　問

此便是惻隱之心

開闢啓鑰

孟子惓惓於充之一言

恕者入仁之門

劒利刃

仁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上蔡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　黃勉齋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並言而孟子言仁義者蓋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闢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　眞西山曰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四端皆然此孟子惓惓於充之一言也　張子曰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　朱子曰信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義如橫劒利刃凡事物到前便

此義理之本名
須是逐一看得透徹
充廣得去底氣象
忠恕猶形影
根本枝葉
晦翁又增兩字

兩分去胸中許多勞勞攘攘一齊割盡了　誠者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問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　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然忠信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　朱子曰忠是根本恕是枝葉　陳北溪言程子以無妄之謂誠晦翁又增兩字曰眞實無妄之謂誠

堯舜湯武與天地同其大

真西山曰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

性理奥卷之五終

疏觀造化之原

三先生有功當世不小

韓公依稀說得畧似

聖人繼天立極

新鐫性理奧卷之六

始寧印趨丁進纂　弟無之丁達訂

道統

朱子曰自孟子而後聖人之道不傳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學遂行世三先生有功於當世不小矣漢唐諸儒唯韓公依稀說得畧似

黄勉齋曰聖人於人之中得其最秀而最靈於是繼

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

堯之得於天

舜得統於堯

禹得統於舜

湯得統於禹

天立極而統理人羣其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皆可考也允執厥中中卽太極此堯之得於天而舜之得統於堯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推其所以執中之由禹之得統於舜也成湯曰以義制中以禮制心則道常存而中可執矣此湯之得統於禹也文王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卽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卽以義制事也武王受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敬卽文王之制心也義卽文王之制事也故周公繫易曰敬以直內

聖人制事制心之意
聖賢相傳垂世立敎
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
孔子作六經爲萬世師
河洛斯文與洙泗並
朱公萃諸儒之大成

義以方外至於孔子則傳文約禮克己復禮格致誠正齊治均平皆聖人制事制心之意焉聖賢相傳垂世立敎如此

陳北溪曰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參汲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遂失其傳千數百餘年濂溪與二程先生相繼而光大之河洛之間斯文與洙泗並闡而知之者有朱公蓋所爲萃諸儒之大成而傳周程之統

萬世道德之宗上

朱子定萬世之法

也

李果齋曰古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巳爛脱諸儒各以巳見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朱子於是考訂訛謬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雖與天壤俱敝可也

眞西山曰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没曾子子思孟軻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

三賢一聖更相授

復明益明大明

觀聖人則見天地

聖人無優劣

聖人天地之用

聖賢大同之中有不同

化工巧工

問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天常人紀燦然昭陳垂示罔極嬴秦以後學術無統雖以董韓相望於漢唐而淵源之正體用之全未究其極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至二程而益明至朱子而始大明皆天也楊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程子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聖人天地之用也聖賢之處世莫不與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經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非而已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

剪綵爲花
聖賢之分
賢人當爲天下知
大賢聖人之分
三者氣象如何

工也剪綵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也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矣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故張子嘗曰賢人當爲天下知

五峯胡氏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問聖人憂世之心與樂天之心並行不悖則二者氣象如何朱子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耳

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

便有舉義爲周之意

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

學者宛如見聖人

兵印將符

許魯齋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也無人無我無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

孔子

程子曰孔子請討田恒便有舉義爲周之意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注厝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

朱子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事無有不可爲之時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即

聖人猶欲有爲

聖人之于天下皆如此

學聖人須學顏子

顏子所以大過人

顏子作得禹稷

如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

呂東萊曰禹稷思天下饑溺由已饑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顏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不可名狀學聖人須學顏子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大而化者仲尼也在前

事功

此處唯顏子知之

卓爾是聖人立處

學者全要識時

顏子雅意直是要做聖人

顏子優於湯武

顏子渾渾無迹

稜縫猶有未盡處

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處甚微惟顏子知之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耳學者全要識時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仕

張子曰顏子學聖道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雅意直是要做聖人

問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朱子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顏子又覺渾渾無迹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粗看磨稜合縫猶有未盡處

顏子心麤

曾子氣象極好

說話盛水不漏

曾子父子相反

陳潛室曰聖人體統光明渣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顏子未得渣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麤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體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

朱子曰曾子說話盛水不漏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

那當下見得甚高

曾子獨得其傳剛毅方始立得定

這是甚麼樣剛毅

聖人應事如水

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

子思

朱子曰剛毅之學唯曾子獨得其傳思孟也恁地剛毅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觀孟子所稱摽使者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程子曰聖人應事如水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

孟子

二字其功甚多

孟子精通於易

楊子最善論孟子

孟子擔當得事

千門萬戶自在

孟子太山岩岩

程子曰仲尼只說仁孟子便說仁義仲尼只說志孟子便說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尹和靖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其謂孟子精通於易踐履處皆易也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朱子曰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程子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岩

氣象

此是不可及處

顏孟無大優劣

得聖人之道者二人

以此未及孔子

聖人盛德與天爲一

者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矣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孔子爲宰則宰爲陪臣則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以此未及孔子

謝上蔡曰孔子言天喪斯文一節蓋聖人盛德與天爲一故出此語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

孟子壁立萬仞

孟子所以未至聖人地位

退之說得儘好

顏孟久于仁

合一孟子以身任道後車數十從者數百所至侯王分庭抗禮壁立萬仞唯其猶有大底氣象所以未至聖人地位

問晁以道謂孔子賢於堯舜私孔子者也孟子配孔子畢孔子者也此語如何尹和靖曰不須如此較優劣唯退之說得儘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軻死不得其傳却是

胡五峰曰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欲罷不能孟子周旋不舍我亦知其久於仁矣

壁立千仞

守得夫子規矩定

學顏不錯

顏子一身渾是義理

不露便是孔子

可望不可攀

聖賢隨機應物

明快愷悌

朱子曰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故得卒傳夫子之道雖其質本魯拙然既有所得亦守得夫子規矩定孟子俱是要學顏子曾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

陳潛室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露便是孔子

饒雙峰曰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仰之孟子如泰山岩岩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不同　聖賢隨機應物孟子愛牛制產之論便是

程子曰孔子儘是明快的人顏子儘愷悌孟子儘雄

聖人應得甚閑暇

孟子必露精神

二者皆適於義

辨

許魯齋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刼聖人聖人應得甚閑暇在他人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必不能停當聖人則詞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孟子必露精神

孔孟門人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于義孔悝受命立輙若納蒯聵則失職與輙拒父則不義如輙避位則拒蒯聵可也如輙拒父則奉身

子路忠于所事

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于此忠于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

子路所養素定

楊龜山曰孔子許子路升堂觀其死而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仁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鳳凰翔于千仞

曾點有康節底意思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

二子後來長進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自顔曾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

吳公得聖人之一體
南方之學得其精華
二事得賢
光風霽月
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剛果有古人風
潔清紺寒

長進

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遂因文學而得聖人之一體今攷其政事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　觀其二事得滅明之賢甚高

周子

李延平曰黃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朱子曰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廬山之麓有濂溪焉潔

先生濯纓而樂　一府皆傾　希夷如何有此說　忠定窺見其意　庭草交翠　僊風道氣

清紺寒先生濯纓而樂之因以為號

朱子曰孔經甫嘗祭茂叔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今人疑其學多出希夷鄭可學曰濂溪所著書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張忠定公嘗云公事未着字以前屬陽着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其意忠定見希夷蓋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者鮮也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故人嘗謂茂叔有僊風道氣

初平二年覺悟

君貺此一事過人

不受爲是

精金良玉

李初平見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王君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却受公拜今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爲是

明道

伊川序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視其色其接人也如陽春之溫聽其言

陽春時雨

慨然有求道之志

主簿折黏竿

綽然沛然

可效不可及

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自幼時聞汝南周子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先生始至上元見人子弟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先生當法令嚴密之時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其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不可及也

自任自信

胸中之氣冲如
飲和茹實

先生坐如泥塑
人

呂藍田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爲巳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巳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也

游廣平曰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冲如也士大夫從之飲其和茹其實久不能去

謝上蔡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接人一團和氣

是與曾點底事一般

明道所過者化

四字灝常有媿

直觀堂奧

眞學者之師

學者須是胸中擺脫得開觀先生雲淡風輕之詩胸懷直是與曾點底事一般又賦閑來無事之詠可見明道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

楊龜山曰明道作縣常于左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灝每日常有媿於此

范華陽曰先生去聖人千餘歲發其關鍵直觀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卬之無窮其出愈新眞學者之師也

劉立之曰先生經術通明道理精微樂古不倦士大

虛往實來

先生之學以誠爲本

先生得聖人之誠

天下完人

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來人得所欲朱光庭曰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誠而已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

邢河間曰先生氣象夷粹其接人和而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先生是已

明道詩寄溫公
去就分明
欲常見造物生意
欲觀萬物自得意
玉色金聲
和風甘雨
陳忠肅公責沈

胡武夷曰元豐中有節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云又詩寄溫公其意直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于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張范陽曰明道窻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朱子賛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陳忠肅公常作責沈文曰沈諸梁當世賢者嘗有仲

文

二字自家體貼出來

二君皆通易

上壁捉風

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范淳夫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唯伯淳有之予問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謝師直尹洛時嘗言易頤曰非是因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譚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若此乎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

伯淳嘗與介甫言管仲云出令當如流

言今當如流水

文字更復何用

捧土以塞孟津

四賢皆洛陽之望也

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
伯淳嘗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
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　伯淳又言今日許
大氣豔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
塞孟津誠可笑也邵康節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
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
皆洛陽之望也

伊川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于朝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

聖代之真儒

此舉繫天下之望

獨出諸儒之表

先生正襟安坐

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王岩叟曰頤顥兄弟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此舉繫天下之望臣願加所以待之之禮

胡安國曰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或繼之

邵伯溫曰先生嘗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懼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耳

先生踐履盡易

論經筵三事

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

嚴恭孰為得失

尹和靖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蔗

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為急宜選

賢德以備講官陳說道義以涵養氣質其二請上左

右内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

薄之言接於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

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　或問先生曰君之嚴

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

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問伊川臨終事或曰生平學的正要今日用伊川開

說要用便不是

不若處羿于無事之地

慮其害公之多中

伯淳優于正叔

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

先生在經筵執事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之以書

謝曰公知射乎有人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

矣一日使羿道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從之則戾

故習而失多中之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

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顧非羿也然聞羿之道

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于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

之志誠甚切亦於今天下事儘記得熟伊川可如顏

伊川未如顏子
見君實不得不多
使萬物各得其所
伊川見處極高
二程功比孔孟

子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晁嵩山曰伊川嘗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云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不得不多　胡武夷問明道如何鄒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昔伊川對鮮于侁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胡五峰曰二程倡久絕之學其功可比孔孟作春秋闢楊墨

馮忠恕曰二程嘗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相會伊川自謂此

此頤不及家兄處

明道伊川造德各異

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明道可比顏子

孟程皆善想像

是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之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朱子曰明道德性廣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受其益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然伊川收束檢制孟子又却不及孟子言伯夷下惠之風程子言孔子元氣之類皆善想像者也于二程

孟氏以來一人

十四五便學聖人

教學者不越二事

他書真難讀

言論風旨擬議之非唯得其所言之深旨將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　朱子曰某幼時讀程張書至今但覺其精義深遠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明道好學論十八時作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定性書二十二三時作　張南軒曰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于居敬窮理二事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他書真難讀也

張子

如吃木札相似
不雜者三人
天下士願與下風

伊川曰橫渠教人以禮爲先然其門人卒溺于刑名度數之間如吃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昔神宗召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　呂藍田曰先生少與焦寅譚兵喜之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

一見知其遠器儒者自有名教

吾道自足

關中學者多與洛人並

撤去虎皮

二程深明易道

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未足也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游廣平曰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明道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多與洛人並　尹和靖曰横渠昔在京坐虎皮説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説者皆亂道有二程深明易道汝輩可師

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

一變至道

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便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是　贊曰早悅孫吳繼逃佛老勇撤臯皮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眞西山曰先生嘗云天不欲明斯道必不令人有知者旣使人有知必有復明之理此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邵子

程子曰先生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

望之可知其賢

三年學以大成

三日得所未聞

夜不就席者數年旣而走吳適楚過齊梁久之歸曰道在是矣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其精易之數凡事之成敗始終人之禍福修短毫髮不差如指此屋便知起于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

張峪曰先生廬於百源覃思于易三年而學以大成王豫長于易聞先生篤志愛而欲教之旣與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舍其學而學焉或問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千鈞弩如

承當者便須百碎

正張子房之流

康節此意極好

伊川不及孔子處

班于溫公橫渠之間

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故朱子云正張子房之流

朱子曰昔康節學于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只是要自家理會出來意思當善譚易伊川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着某嘗說此是伊川不及孔子處邵之學與程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亦未可以道不同而遽貶之也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

月窟天根
醉裏乾坤
振古豪傑
内聖外王之道
空中樓閣
真風流人豪
與唐虞三代一般
與叔論選舉狀

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程子云吾從堯夫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于世真内聖外王之道也其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觀其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又詩云雪月風花未品題他把這些事便與唐虞三代一般

呂大臨 以下二程門人

朱子曰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歛才立試法以試用養

和叔風力甚勁

至誠敏德

和叔以聖門事業爲巳任

識者方之季路

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此論最善使假之年必有可用

呂大鈞 字和叔

程子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鎮密有所不逮于與叔　蔡覺軒曰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于心心之所知者踐之于身妻子刑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　眞西山曰和叔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巳任識者方之季路又嘗作天子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二賦槩可見其志矣

定夫政事絶人遠甚

游先生亞于二公

過目成誦

望之知爲成德君子

精練如素宦

游酢

楊龜山曰伊川稱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遠甚

張南軒曰上蔡偏處雖多難其勇故其工夫亦極至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功少而涵養之功多若游先生則亞于二公也定夫幼時過目成誦盍壯而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筮仕之初縣有疑獄一問得其情精練如素宦者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

順此五者可以至于聖人

此事難以口舌爭

吾道南矣

呂氏曰本中嘗以書問游云儒者之道以爲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于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于聖人敢問所以不同游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言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此事難以口舌爭也

楊時

陳氏淵曰明道在潁昌時龜山往從學及歸送之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生造養深遠知之者鮮行年八

此老裨益必多

狂瀾砥柱

古人乘田委吏之比

畫出一箇活龜山

陶公地位甚高

十精力少年上方向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益必多至如裁決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公名甚顯垂範有詞豈不中庸孔顏厥時狂瀾奔潰砥柱不欹邪說害正倚門則揮問先生不欲爲市易官辭不就今誌中削去不就二字何也曰此監市易務卽古人乘田委吏之比不卑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畫出一箇活龜山也又問誌果何求哉心則遠矣一句何也曰陶公是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觀其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何處更有這般氣象

龜山出處何如

決須救得一半文定此語最公

吾人只當學子路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卽可知其爲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世人以功名富貴累其心者何處更有這般氣象

問龜山晚年出處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朱子曰他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饗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鬨然致詰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唯胡文定以柳下惠比之曰龜山之出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此語最公張南軒曰磨不磷涅不淄須還孔子吾人只當學子路龜

龜山自處地位太高

二子可以大受

遇事如控轡
老而好學

山自處地位太高耳

李籲　呂大忠 進伯　邢明叔

伊川曰質夫于予為外兄弟同邑同學才器相類二子可以大受期之而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而悲傳學之難　蔡覺軒云李端遇事如控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　程子曰呂進伯老而好學能理會到底邢明叔有才氣而達世務惜其晚溺于佛耳

范祖禹 字淳夫

眞西山曰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伊

几案唯唐鑑一部
三代以來無此議論
平生未嘗干人
他安能陶鑄我
打透此關十餘年

川之意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無他書唯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

謝良佐

先生曰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不謁執政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或問先生于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子發請教先生曰聖人之道無微顯內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如子見齊衰章及師冕見章一部論語只恁他看謝子見先生辭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

可謂益友

謝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吾道有望

便是惻隱之心

只是去個矜字病痛盡在這裡

徒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有服烏頭者其始顏色筋力倍常一旦烏頭㓗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先生先生曰可謂益友

程子曰謝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謝良佐記問甚博明道曰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惻隱之心謝顯道別伊川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後做得甚功夫曰只是去個矜字盖仔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裡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

吏卒如土木偶人

此正爲已爲人之分

可望以托吾道

文忠公處事不

朱子曰上蔡常宰德安府之應試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禀學焉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鬭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别此正爲已爲人之分

楊國寶

伊川曰楊應之在交遊中可望以托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議論不苟云以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

免有心

周恭叔瞽娶

頤未三十時做不得此事

有心如孫敏操行不端石守道行多詭激特以二人附已乃薦二人可代已守道可任臺諫又如劉原文文學絕人而以喜訕韓富亦加擯抑凡此之類皆不免有心況常人乎蔡覺軒曰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言色

周恭叔　尹焞　張思叔

尹和靖曰周恭叔初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做不得此事

呂稽中曰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和靖

和靖不對而出

賢也毋

和靖經筵進講

孔子告君之法

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程子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

朱子曰和靖說經簡約有益學者但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人主之功如高宗好觀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甚麽只說得此一言亦何能警悟人主孔子答哀公好學問與答康子詳畧不同此告君之法也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和靖曰未是曰何

此語極中其病

伊川蓋有深意

文正公後唯劉公

者爲至日好善優于天下爲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此而止耳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有深意

蔡覺軒曰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二字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

劉安節 字元承　朱光庭　馬伸

許景衡曰公守饒州遂移知宣州民遮留之謂吾州自范文正公後唯劉公一人而已所治二州民有訟者委曲詳戒俾無再犯間有鬬者將懲于官則曰何

何面目復見府公

力排異端以扶聖道

關中三傑

求爲西京法曹

此眞有志者

面目復見府公遂捨去

范祖禹曰公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唯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公惔調萬年主簿數決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鄠縣簿張山甫主武功部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爲三傑

眞西山曰崇寧中禁元祐學伊川學者多趨利叛去時中方爲吏部求爲西京法曹銳然爲親依之討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先生聞而漢曰此眞有志者又嘗曰吾志在行道使以富貴爲心

建明輙削其藁

人主以修身爲本

墮水心動

范内翰以爲不

則爲富貴所累以妻子爲心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蔡覺軒曰時中雖勇于爲義而恥于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輙削其藁故人少知者

呂希哲　蘸晒

眞西山曰希哲爲說書二年日夕勸道人主以修身爲本晚年嘗云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今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仙源常言與侍講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袵席之上未嘗戲笑榮陽處身如此而每嘆范内翰

可及

仲父對詞甚好

季明未知橫渠

尹魯繹俊

魯者終有守

以爲不可及　榮陽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于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胡氏曰季明從橫渠最久以其文釐爲七十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都是未知橫渠見幾之哲

程門總論

程子曰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

尹子嘗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終能守

各中其病

二人氣象亦相似

皆是氣質上病

和靖龜山立朝議論

升堂覩奧

焉釋不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謝上蔡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朱子曰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　問和靖龜山立朝議論曰和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龜山少好看莊列等文字後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　胡武夷曰二程得孔孟不傳之學于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奧號稱高第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

謝君如水投石

楊謝二君長進

驚汗浹背
幾枉過了一生

漢唐諸儒無近似者

立三人是也　陳氏淵曰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楊與謝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于夷狄矣唯有楊謝二君長進

羅從彥 字仲素號豫章

李延平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乃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先生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致漢唐諸儒無近似者

仲素思之累曰

仲素一生服膺此語

龜山倡道東南

羅公一人

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

陳幾叟曰仲素從龜山龜山以饑者甘食章令之思索素思之累曰疏其義以呈曰飲食必有正味饑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于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于心害上一着猛省留意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　朱子曰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于

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黃直卿曰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大有功于世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同郡李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傳公殁無子其遺言多不見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大加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相承若舜禹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與

李侗字愿中號延平

程羅二者皆大有功于世

有德有言之隱君子

畎畝不忘君之心

天下之大本在是

學問不在多言

自然之中若有成法

冰壺秋月

朱子曰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爲中若是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在是其言曰學問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先生資禀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昔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

先君子深以爲知言

不作費力事皆得龜山法門

延平亦是此意

顏子正是如此

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居常無甚異同頽如也眞得龜山法門　問延平何故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亦是此意　論先生之學常在目前曰只是君子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便自然常存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正是如此

胡安國 字康侯謚文定子　胡寅 字明仲號致堂　胡宏 字仁仲號五峯

公爲荆南教授除太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

二人佳士

二人范純仁之客

胡提舉凝然不動

名試選屢居上游一旦觀爲人代筆事覺公擯薄遊成訟逾告期不歸爲之遊說者甚衆公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爲職職不能守奚以錄爲且二人果佳士而所爲如此亦何足恤竟致之法　詔旨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時蔡京已惡公不爲已用于是屬吏李良輔訴于朝云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托也京大怒人皆爲公落膽而會公孝廣來唁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凝然不動賢于人遠矣

上以左傳付公黜句正音奏曰春秋乃仲尼經世

南面之術盡在是

春秋大法尤謹于此

大典陛下必欲削平僭暴恢復寳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　公嘗奏曰臣由庸愚致朝廷優除官制既失其職當去甚明且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折其說葢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方以春秋進讀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縱臣無恥如公論何　公嘗荅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擴充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

不舉足而登泰山

松栢挺然獨秀

康侯一人而已

剛大正直無愧古人

文定有功于斯文

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　謝上蔡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侯仲良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康侯一人而已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愧于古人張南軒曰文定自得之奧在于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時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于斯文矣　朱子曰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常侍之坐見其數盃後謌孔明

致堂可謂豪傑之士
知言疑義有八
知言勝正蒙

出師表誦張正叔自靖入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仲可謂豪傑之士也　朱子曰五峰善思如知言疑義大都有八呂休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然亦有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辨旣無善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耳又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巳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唯伊川性卽理也一句甚切至伊川嘗指巳發言心復言曰此說未當五峰却守其前說以心爲巳發性爲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

伊川一句甚切至
五峰却守前說

明仲亦自信不及
道學之樞要
制治之蓍龜
如顏如愚
翱翔兩驂

中如此處甚多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仁仲不遇敵已之人故恣其言說然明仲說較平正　張南軒曰知言一書乃先生平日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

朱子

劉屏山作元晦詞曰木晦于根春容曄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昔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虚不斤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如顏如愚惟參也無慚貫通雖一省身則三來輔孔子翱翔兩驂學

顏曾是畏

道理全在日用處熟

李有淵源

敬者所以成始成終

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言而思毖動而思踬凛乎惴惴惟顏曾是畏

李延平與羅博文書曰元晦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蓋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耳

黄勉齋曰自韋齋開伊洛之學先生早歲已心知之韋齋病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即死汝往事之先生既孤奉以告三君子而禀學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雖達而行道不能

明道傳之萬代

深得古人遺意

大旨固已獨得

志同道合

行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于大學則稽其軼遺于語孟則深原當時問答之意于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深得古人遺意于千載之上于書則疑今文之艱澁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于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于樂則惘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分雖病疾支離遇諸生問

夷虜知慕其道

理義之感人深

元晦事業之大

天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

豁然大明中天

百世宗師

業脫然沉痾之去至于夷虜亦知慕其道先生歿傳信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于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元晦事業之大孰能加之殆天所以相斯文而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自周以來聖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其紹道統立人極爲百世宗師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李果齋曰先生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

羽翼四子以相左右

六書學者之飲食裘葛

天理爛熟之書

烈日秋霜

史學矩範

朱子摧陷廓清之功

奥而後會其歸于中庸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須臾離也嘗謂周官編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綱倣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凛乎烈日秋霜而煩簡相發又足爲史學之矩範使學者由于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于荆棘擭穽之途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

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海濶天高

所能髣髴其萬一也　魏鶴山曰先生自易詩中庸大學語孟悉爲之推明以至三禮孝經下逮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旣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吳草廬贊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濶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

景星慶雲
文字高絶一世博
約兩極其至

三世一轍

孔孟正脉

獄　文章字畫高絶一世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
生一人也

蔡神與以下朱子門人

黃瑞節曰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　朱子云神與教
子不干利祿學爲賢聖

蔡元定字季通

先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以博覽群書程氏語
錄邵子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聞
朱子名往師之朱子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

情志可謂兩得

季通讀難書易

季通言而不厭

源流皆有成法

嘗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俾先就正之後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朱子幷及元定謫道州聞命就道朱子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與嘆有泣下者元定不異平時朱子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朱子嘗曰人讀易書易季通讀難書易朱子疏註皆與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朱子曰造化微妙唯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成法

皆充然有所得

黃勉齋曰從公遊者聽其議論不忍去皆充然有所得也

蔡沉字仲默季通次子

李士英曰昔蔡季通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仲默年三十屏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其于易範記書闡發淵微直不愧父師之教哉

仲默不愧父師之教

黃榦字直卿謚文肅

朱子曰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于直卿

斯道有望于直卿者不輕

吾道之托在此

薛利場中自守

心事有如秋月

仕宦不可失寒素体

者不輕病華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

輔漢卿

朱子曰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戶自守卒就大業

李燔字敬子

蔡念成稱敬子心事有如秋月先生嘗自言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定一毫躋攀不上善處

爭處者退一步
正叔葛藤不斷
爲人即是寡過
幸于大本處有見
國家公器

者退一步耳

余正叔

朱子曰正叔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

李方之

朱子曰觀公晦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决遂以果名齋嘗語人曰吾于學問雖未周盡然幸于大本處有見耳

廖德明字子晦

公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謝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

德明學有根據

冷淡生活

一見知器

也悉不敢封還之朱子曰德明學有根據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路中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

朱子荅趙訥齋書曰所論時學之獘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韓距楊墨也

張栻號南軒

朱子曰南軒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一見知其大器即以聖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公退而思有得也

聖門有人

學莫先義利之辨

同性善養氣之功

千載一轍

以書屬賀焉先生荅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古賢自期作希顏錄嘗曰學莫先義利之辨義者心之所當爲非有爲而爲之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至哉言也其亦擴前聖所未發而同于性善養氣之功者與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仲舒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莫之信自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于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所謂千載一轍者張公敬夫又忠獻公嗣子胡五

見處如架屋相似

春風沂水之樂

湖海一世之豪

見伊吕而失蕭曹

峯先生門人也　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　賛曰擴仁義之端至于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于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乎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吕而失蕭曹也耶　祭曰唯公家傳忠孝造道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内爲學者之所歸依治民以寛事君以

十駕弗及

凛乎有史魚之風

忠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唯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朋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凛乎其有史魚之風此尤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于宸聰

呂東萊曰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志承業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爲二者公之事親也盡瘁王室唯力是視不以遠近爲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不以存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

追申徒而謝子產

一心涵千古之秘

呂成公中原文獻

嘗死我雖病廢猶有足尊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耶

呂祖謙

朱子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于中人衣冠不詭于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蹤矧是丹青孰形心曲

眞西山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繹河洛之微言也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太愚以一太

太愚有成公之風
伯恭于史分外仔細
正意見不可無
子靜說話不說破

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凛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
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太愚名祖儉） 或門東萊之學
朱子曰伯恭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却不甚理會

陸九淵

朱子曰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
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 子靜說高子也高是他
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遇事未必皆
能不動子靜說話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
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了 子靜云涵養是主翁

主家奴婢

棟幹柱石

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

人君爲治之門

先生心得其傳

省察是奴婢

眞德秀字希元

公擢禮部侍郎奏三綱五常扶維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今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絶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後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執此以往

李眞卿曰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朱子之道不盡行于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

彖被萬世

人君之軌範

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

之道方大顯于世將公利澤于民物所遺不同其永
被萬世亦一也
虞邵菴曰先生大學衍義本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
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人君之軌範莫備于
斯焉

王相字令之號魯齋

公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損俗學
勇于求道與其友汪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
敬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

虞邵齋曰魏氏之學審夫小學文字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乎天地鬼神之著岩岩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葢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

許衡字子平號魯齋

姚牧菴曰先生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四方化之訓子最弟者亦唯以是爲先論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持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多焉

岩岩然立朝之大節

先生一以朱子之言爲師

訓子最弟亦以是爲先

開世太平之功

先生以堯舜君民爲己任

進退若萬夫之勇

濂洛数君所未發

歐陽圭齋曰先生自謹獨之功推而至于天德王道之蘊是以啟沃之際務以堯舜君民爲已任至于身之進退則凛若萬夫之勇不可以利祿誘威武屈也晩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至于表裏洞徹超然自得于不言不動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

吳澄字幼清

虞邵菴曰先生云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孟子生戰

朱子集数子之大成
師表百世

國而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之于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于斯又百年來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與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者誰乎

揭氏傒斯曰先生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未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豈一才一藝所能並哉

性理奧卷之六終